

<<四世同堂（上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四世同堂（上下）>>

13位ISBN编号：9787020072156

10位ISBN编号：7020072151

出版时间：1998-1

出版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老舍

页数：101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四世同堂（上下）>>

前言

假若诸事都能“照计而行”，则此书的组织将是：1.段——一百段。

每段约有万字，所以2.字——共百万字。

3.部——三部。

第一部容纳三十四段，二部三部各三十三段，共百段。

本来无须分部，因为故事是紧紧相连的一串，而不是可以分成三个独立单位的“三部曲”。

不过，为了发表与出书的便利，就不能不在适当的地方画上条红线儿，以清眉目。

因此，也就勉强的加上三个副标题，曰《惶惑》，《偷生》，与《饥荒》。

将来，全部写完，印成蓝带布套的绣像本的时候，这三个副标题，就会失踪了的。

<<四世同堂（上下）>>

内容概要

《四世同堂（套装上下册）》是一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经典名著，是老舍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小说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的时代背景下，以祁家四世同堂的生活为主线，形象、真切地描绘了以小羊圈胡同住户为代表的各个阶层、各色人等的荣辱浮沉、生死存亡。作品记叙了北平沦陷后的畸形世态中，日寇铁蹄下广大平民的悲惨遭遇，那一派古老、宁静生活被打破后的不安、惶惑与震撼，鞭挞了附敌作恶者的丑恶灵魂，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行，更反映出百姓们面对强敌愤而反抗的英勇无畏，讴歌、弘扬了中国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贞高尚的民族气节，史诗般地展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杰出贡献，气度恢弘，可歌可泣。

<<四世同堂（上下）>>

作者简介

老舍，是中国现代小说家、剧作家。

原名舒庆春，笔名有“舍予”、“老舍”。

1926年7月，老舍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老张的哲学》。

一生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话剧《龙须沟》、《茶馆》等。

作品大多取自城市下层市民生活，善于运用精确流畅的北京口语，行文幽默风趣，用语机智俏皮。

不幸的是，老舍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不堪忍受屈辱于1966年8月24日投湖自尽了。

<<四世同堂（上下）>>

书籍目录

序惶惑偷生饥荒

<<四世同堂（上下）>>

章节摘录

祁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

在他的壮年，他亲眼看见八国联军怎样攻进北京城。

后来，他看见了清朝的皇帝怎样退位，和接续不断的内战；一会儿九城的城门紧闭，枪声与炮声日夜不绝；一会儿城门开了，马路上又飞驰着得胜的军阀的高车大马。

战争没有吓倒他，和平使他高兴。

逢节他要过节，遇年他要祭祖，他是个安分守己的公民，只求消消停停的过着不至于愁吃愁穿的日子。

即使赶上兵荒马乱，他也自有办法：最值得说的是他的家里老存着全家够吃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

这样，即使炮弹在空中飞，兵在街上乱跑，他也会关上大门，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便足以消灾避难。

为什么祁老太爷只预备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呢？

这是因为在他的心理上，他总以为北平是天底下最可靠的大城，不管有什么灾难，到三个月必定灾消难满，而后诸事大吉。

北平的灾难恰似一个人免不了有些头疼脑热，过几天自然会好了的。

不信，你看吧，祁老太爷会屈指算计：直皖战争有几个月？

直奉战争又有好久？

啊！听我的，咱们北平的灾难过不去三个月！七七抗战那一年，祁老太爷已经七十五岁。

对家务，他早已不再操心。

他现在的重要工作是浇浇院中的盆花，说说老年间的故事，给笼中的小黄鸟添食换水，和携着重孙子孙女极慢极慢的去逛大街和护国寺。

可是，芦沟桥的炮声一响，他老人家便没法不稍微操点心了，谁教他是四世同堂的老太爷呢。

儿子已经是过了五十岁的人，而儿媳的身体又老那么病病歪歪的，所以祁老太爷把长孙媳妇叫过来。

老人家最喜欢长孙媳妇，因为第一，她已给祁家生了儿女，教他老人家有了重孙子孙女；第二，她既会持家，又懂得规矩，一点也不像二孙媳妇那样把头发烫得烂鸡窝似的，看着心里就闹得慌；第三，儿子不常住在家里，媳妇又多病，所以事实上是长孙与长孙媳妇当家，而长孙终日在外教书，晚上还要预备功课与改卷子，那么一家十口的衣食茶水，与亲友邻居的庆吊交际，便差不多都由长孙媳妇一手操持了；这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所以老人天公地道的得偏疼点她。

还有，老人自幼长在北平，耳习目染的和旗籍人学了许多规矩礼路：儿媳妇见了公公，当然要垂手侍立。

可是，儿媳妇既是五十多岁的人，身上又经常的闹着点病；老人若不教她垂手侍立吧，便破坏了家规；教她立规矩吧，又于心不忍，所以不如干脆和长孙媳妇商议家中的大事。

祁老人的背虽然有点弯，可是全家还属他的身量最高。

在壮年的时候，他到处都被叫作“祁大个子”。

高身量，长脸，他本应当很有威严，可是他的眼睛太小，一笑便变成一条缝子，于是人们只看见他的高大的身躯，而觉不出什么特别可敬畏的地方来。

到了老年，他倒变得好看了一些：黄暗的脸，雪白的须眉，眼角腮旁全皱出永远含笑的纹溜；小眼深深的藏在笑纹与白眉中，看去总是笑咪咪的显出和善；在他真发笑的时候，他的小眼放出一点点光，倒好像是有无限的智慧而不肯一下子全放出来似的。

把长孙媳妇叫来，老人用小胡梳轻轻的梳着白须，半天没有出声。

老人在幼年只读过三本小书与六言杂字；少年与壮年吃尽苦处，独力置买了房子，成了家。

他的儿子也只在私塾读过三年书，就去学徒；直到了孙辈，才受了风气的推移，而去入大学读书。

现在，他是老太爷，可是他总觉得学问既不及儿子——儿子到如今还能背诵上下论语，而且写一笔被算命先生推奖的好字——更不及孙子，而很怕他们看不起他。

因此，他对晚辈说话的时候总是先愣一会儿，表示自己很会思想。

对长孙媳妇，他本来无须这样，因为她识字并不多，而且一天到晚嘴中不是叫孩子，便是谈论油盐酱

<<四世同堂（上下）>>

醋。

不过，日久天长，他已养成了这个习惯，也就只好教孙媳妇多站一会儿了。

长孙媳妇没入过学校，所以没有学名。

出嫁以后，才由她的丈夫像赠送博士学位似的送给她一个名字——韵梅。

韵梅两个字仿佛不甚走运，始终没能在祁家通行得开。

公婆和老太爷自然没有喊她名字的习惯与必要，别人呢又觉得她只是个主妇，和“韵”与“梅”似乎都没多少关系。

况且，老太爷以为“韵梅”和“运煤”既然同音，也就应该同一个意思，“好吗，她一天忙到晚，你们还忍心教她去运煤吗？”

这样一来，连她的丈夫也不好意思叫她了，于是她除了“大嫂”，“妈妈”等应得的称呼外，便成了“小顺儿的妈”——小顺儿是她的小男孩。

小顺儿的妈长得不难看，中等身材，圆脸，两只又大又水灵的眼睛。

她走路，说话，吃饭，做事，都是快的，可是快得并不发慌。

她梳头洗脸擦粉也全是快的，所以有时候碰巧了把粉擦得很匀，她就好看一些；有时候没有擦匀，她就不大顺眼。

当她没有把粉擦好而被人家嘲笑的时候，她仍旧一点也不发急，而随着人家笑自己。

她是天生的好脾气。

祁老人把白须梳够，又用手掌轻轻擦了两把，才对小顺儿的妈说：“咱们的粮食还有多少啊？”

小顺儿的妈的又大又水灵的眼很快的转动了两下，已经猜到老太爷的心意。

很脆很快的，她回答：“还够吃三个月的呢！”其实，家中的粮食并没有那么多。

她不愿因说了实话，而惹起老人的罗唆。

对老人和儿童，她很会运用善意的欺骗。

“咸菜呢？”

老人提出第二个重要事项来。

她回答的更快当：“也够吃的！干疙瘩，老咸萝卜，全还有呢！”

她知道，即使老人真的要亲自点验，她也能马上去买些来。

“好！”

老人满意了。

有了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就是天塌下来，祁家也会抵抗的。

可是老人并不想就这么结束了关切，他必须给长孙媳妇说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日本鬼子又闹事哪！哼！闹去吧！”

庚子年，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连皇上都跑了，也没把我的脑袋掰了去呀！八国都不行，单是几个日本小鬼还能有什么蹦儿？

咱们这是宝地，多大的乱子也过不去三个月！咱们可也别太粗心大胆，起码得有窝头和咸菜吃！”老人说一句，小顺儿的妈点一次头，或说一声“是”。

老人的话，她已经听过起码有五十次，但是还当作新的听。

老人一见有人欣赏自己的话，不由的提高了一点嗓音，以便增高感动的力量：“你公公，别看他五十多了，论操持家务还差得多呢！你婆婆，简直是个病包儿，你跟她商量点事儿，她光会哼哼！这一家，我告诉你，就仗着你跟我！咱们俩要是不操心，一家子连裤子都穿不上！你信不信？”

小顺儿的妈不好意思说“信”，也不好意思说“不信”，只好低着眼皮笑了一下。

“瑞宣还没回来哪？”

老人问。

瑞宣是他的长孙。

“他今天有四五堂功课呢。”

她回答。

“哼！开了炮，还不快快的回来！瑞丰和他的那个疯娘们呢？”

老人问的是二孙和二孙媳妇——那个把头发烫成鸡窝似的妇人。

<<四世同堂（上下）>>

“他们俩——”她不知道怎样回答好。

“年轻的公母俩，老是蜜里调油，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真也不怕人家笑话！”小顺儿的妈笑了一下：“这早晚的年轻夫妻都是那个样儿！”“我就看不下去！”

老人斩钉截铁的说。

“都是你婆婆宠得她！我没看见过，一个年轻的妇道一天老长在北海，东安市场和——什么电影园来着？”

“我也说不上来！”她真说不上来，因为她几乎永远没有看电影去的机会。

“小三儿呢？”

“小三儿是瑞全，因为还没有结婚，所以老人还叫他小三儿；事实上，他已快在大学毕业了。”

“老三带着妞子出去了。”

“妞子是小顺儿的妹妹。”

“他怎么不上学呢？”

“老三刚才跟我讲了好大半天，说咱们要再不打日本，连北平都要保不住！”小顺儿的妈说得很快，可是也很清楚。

“说的时候，他把脸都气红了，又是搓拳，又是磨掌的！我就直劝他，反正咱们姓祁的人没得罪东洋人，他们一定不能欺侮到咱们头上来！我是好意这么跟他说，好教他消消气；喝，哪知道他跟我瞪了眼，好像我和日本人串通一气似的！我不敢再言语了，他气哼哼的扯起妞子就出去了！您瞧，我招了谁啦？”

老人愣了一小会儿，然后感慨着说：“我很不放心小三儿，怕他早晚要惹出祸来！”正说到这里，院里小顺儿撒娇的喊着：“爷爷！爷爷！你回来啦？”

给我买桃子来没有？

怎么，没有？

连一个也没有？

爷爷你真没出息！”小顺儿的妈在屋中答了言：“顺儿！不准和爷爷讪脸！再胡说，我就打你去！”小顺儿不再出声，爷爷走了进来。

小顺儿的妈赶紧去倒茶。

爷爷(祁天佑)是位五十多岁的黑胡子小老头儿。

中等身材，相当的富泰，圆脸，重眉毛，大眼睛，头发和胡子都很重很黑，很配作个体面的铺店的掌柜的——事实上，他现在确是一家三间门面的布铺掌柜。

他的脚步很重，每走一步，他的脸上的肉就颤动一下。

作惯了生意，他的脸上永远是一团和气，鼻子上几乎老拧起一旋笑纹。

今天，他的神气可有些不对。

他还要勉强的笑，可是眼睛里并没有笑时那点光，鼻子上的一旋笑纹也好像不能拧紧；笑的时候，他几乎不敢大大方方的抬起头来。

“怎样？”

老大！”祁老太爷用手指轻轻的抓着白胡子，就手儿看了看儿子的黑胡子，心中不知怎的有点不安似的。

黑胡子小老头很不自然的坐下，好像白胡子老头给了他一些精神上的压迫。

看了父亲一眼，他低下头去，低声的说：“时局不大好呢！”“打得起来吗？”

”小顺儿的妈以长媳的资格大胆的问。

“人心很不安呢！”祁老人慢慢的立起来：“小顺儿的妈，把顶大门的破缸预备好！”

”

<<四世同堂（上下）>>

编辑推荐

《四世同堂(套装上下册)》作者老舍先生以深厚精湛的艺术功力和炉火纯青的小说技艺刻画了祁老人、瑞宣、大赤包、冠晓荷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展现了风味浓郁的北平生活画卷，至今传读不衰，历久弥新。

<<四世同堂（上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